

故鄉底色不褪色 耄耋追夢不是夢

1934年生於鄭州郊區山村的國家一級美術師田野，原名趙國珍，因早年擅畫葫蘆而知名，並獲得雅號「葫蘆趙」。此外，翱翔的蒼鷹、奔騰的駿馬、活潑的小鳥、可愛的貓咪、臭水的雛鴨、報曉的雄雞都是他作品中的「常客」。清新自然的田園風格，源於他少年時代對鄉土的細膩感知和體悟。時至今日，只要一閉上眼睛，80載悠悠歲月中，他在故土所經歷的一切事物都像一幅幅畫作，在腦海中緩緩鋪開。也許，這位承載了歲月積澱的老人，本身就是一幅意境幽遠、元素豐富的中國畫。

■記者 戚紅麗、靳中興 鄭州報道



■田野作品《金秋圖》。

本報河南傳真



■田野創作的馬。

本報河南傳真



■田野創作中的《福祿吉祥》。

本報河南傳真



■田野作品《故鄉之情》。

本報河南傳真

田野書畫

書畫田野

手畫肚練字 11歲寫對聯



■田野(左)聆聽晚輩朗誦他回憶鄉土的文章。

本報河南傳真

田野對書畫的興趣源於兒時的熏陶，他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，7歲就被送到私塾讀書。私塾生活枯燥無味，整天在「不求甚解」的狀態下死背書，他曾經用「日出到晚死讀書，如同囚犯坐南監」的詩句形容這段生活。

恩師激勵 嶄露頭角

在背書之餘，寫毛筆字是他的一大愛好，開始描紅，後來臨帖。田野自小喜愛書法，寫的字總是獲得老師的表揚和鼓勵的評語，這使得田野練字時備受激勵。平時在家，他以地當紙，樹枝當筆，勤學苦練，晚上在自己的肚子上用手當筆練字。他的毛筆字進步飛快，在同學中嶄露頭角，就受老師之命給店舖寫匾額，給村裡寫告示，給鄉親們寫對聯，這無疑給了他更多鍛煉的機會。這時候，田野只不過11歲。

「調皮星星 腦中閃爍」

無論是在作品，還是在言談中，鄉土是田野永遠抹不開的話題。他常常對人講述：「小時候的趣事、老屋村舍、那山、那水、故人、往事，像調皮的星星，在大腦中不停地閃爍；故鄉是一幅美麗的圖畫，上面塗有我人生的底色。」

高廟往昔 重溫追憶

田野所指的故鄉，是位於鄭州周邊的高廟村，這裡不僅塗抹了他人生的底色，更塗抹了他作品的底色。據他回憶，高廟有一個吹歌會，主要樂器有管子、笛子、笙、鑼鼓、碰鈴、撥兒等，他兒時就參加了這個民間文藝組織，備受班主的器重和精心培養。田野學會了捧笙、吹笛和品簫，得到鄉親們的誇讚。吹歌會每逢春節、燈節，在高廟走街串巷，為老百姓表演，都是義務和非商業性的演出。這些扎根民間、有濃厚鄉土氣息的文化，深深影響了田野。

現時，他把對故鄉的回憶形諸於文字，然後讓晚輩念給他聽，重溫兒時的美妙時光，已經成為他的一大愛好。

《金秋葫蘆》名聞全國

在中原書畫界，「葫蘆趙」是一位無人不知的人物，他的作品《金秋葫蘆》，使其在上世紀80年代就名聞全國，而《金雞雄風》更令他享譽國內外。耄耋之年，在書畫界刻苦自礪大半個世紀，他仍然每天堅持數小時的書畫練習，並自詡「追夢族」，「現在的年輕人是追星族，我一輩子最大的追求是書法和繪畫，並為此奮鬥了一輩子，我是個追夢族。」田野笑言。據他介紹，他一生中共有三個「追夢之旅」。

洞林藝藝 如進天堂

田野在13歲時，被父親送入洞陽中心小學讀書，地址在千年古刹洞林寺。這對於一直喜歡寫字、畫畫的他來講，如同進入了天堂。古色古香的廟宇殿堂，茂林修竹掩映的小甬道，承載洞林千載興衰的寺碑，階前屋後的野花芳草都令人十分陶醉，洞林寺河有如玉帶，翠鳥飛躍在蘆葦間、河邊浣衣的少女編織着漣漪，這些均成為了他日後創作的素材。

「洞林的環境，陶冶了我的性情，淨化了我的靈魂，昇華了我的靈感，洞林求學5年，也是我追夢的5年，是我藝術生涯的重要起點。」田野說。

老師啟蒙 傾囊相授

在洞林寺求學時，學校專門開設有美術課，並有專業的美術老師。得知此消息，田野激動得數夜難眠。此前，他雖然喜愛繪畫和書法，卻從來沒有接受過理論上的指導，此時能學習美術，在心理上也是一種極大的享受，他如飢似渴，不僅上課時認真聽講，還在課後不停向老師請教。老師看出他對美術興趣濃厚，便特意讓他到自己的住室當服務生，在做雜務的同時觀看自己作畫。

在節假日，老師還讓田野幫他辦壁報，並且一邊畫、一邊給他講解素描、速寫的基本畫法，及中國畫筆墨的運用、畫作的經營佈局。在花鳥畫的技法方面，老師更把他一生積累的心得體會傳授給他，比如畫梅，畫根要盤根錯節，畫幹要硬直，畫枝要飄逸，做人要像梅花一樣，迎風傲雪，不畏嚴寒。從美術老師那裡，

田野不僅學會了畫畫的技法，還學到了淡漠名利的情操，及上善若水的人格魅力。

廣交名家 黃金五載

1954年，田野開始了在開封的5年工作生涯，這也是他第二階段的「追夢之旅」。由於工作比較輕鬆，田野將書畫作為自己的終生追求，工作之餘，稍有閒暇，他都會用來寫字和繪畫，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，節假日更是如此。夏天蚊蟲叮咬，冬天手背凍瘡都沒有使田野輟筆。

在物質匱乏的年代，字畫既不能吃，也不能喝，田野卻將僅有的一點錢花在筆、墨、紙和顏料上。他成了別人眼中的「怪人」，他卻樂此不疲。在工作中，田野得以接觸許多著名的民主人士，其中既有大學教授，也有書畫界的名流，這給了他無盡的學習機會。在開封的5年，他常常流連於七朝古都的書店、畫展等文化氣息濃厚之地，這是田野學習書畫的黃金時期，也是其藝術生涯的一個重要階段。

「文革」中後期，是田野追夢的第三個階段，在文化大革命此起彼伏時，整個社會都忙於搞鬥爭，這更給田野提供了機會，鑽研自己喜愛的書法和繪畫。這時候的田野，在鄭州已經薄有名氣，結交不少書畫界的同仁，他們雖然比田野年長很多，卻亦師亦友，結成了忘年之交。

無心插柳 意外成名

在「文革」結束後，全國總工會徵收國畫稿件，田野認為自己業餘，沒敢投稿，在河南省工會工作人員的催促下，他當場作了一幅畫。無心插柳成蔭，在河南的500多份稿件中，他的《金秋葫蘆》脫穎而出，獲得二等獎。從此，田野就有了綽號——「葫蘆趙」。

回想這段歲月，田野說：「我天天琢磨、日日用功，詩、畫、書、印都小有進步，只是在無意之間，被命名為國家一級美術師，登上人生的巔峰。」

據田野介紹，在退休以後，他和同樣癡迷繪畫的老伴兒徜徉四海，無論是祖國南方的鳥語花香、秀美山川，還是北國的冰天雪地、大漠風光，田野都曾細細領略，這無疑又提升了其作品的格局的境界。



■田野展示他創作的《福祿吉祥》。

本報河南傳真

「悟」外來精髓 鋪滿紙靈氣

田野的老伴胡淑英也酷愛繪畫，因擅畫葡萄，人稱「中原葡萄胡」。對於藝術，田野深有體會地說：這個東西，一靠悟性，二靠勤學苦練。

畫風常變 飄逸磅礴

田野所說的悟性，體現於每一幅畫作中。他雖然有厚實的國畫功底，但絕不因循守舊，固抱成規，而是不斷汲取外

來的藝術精髓，藉以豐富他自己，改變他自己。他的畫風時有變異，但越變越富有韻味，越改越有情趣。他的「葫蘆」悠然活潑，鋪墨有致；「葡萄」色調和諧，佈局新奇；「鳥雀」靜則祥，動則靈，形態各異；「水鴨」手法嫻熟，用墨瀟灑，滿紙靈氣；「貓咪」稚眸憨狡，意亂神迷，惹人愛憐；畫雞筆墨純熟、色彩絢麗，一派大家雄風之

氣，既有中國傳統國畫的沉穩、端莊，又有西洋畫派的浪漫誇張。

若站在國畫角度而論，介乎於「像」與「不像」之間。但從審美的角度來看，無論是花鳥蟲草，還是山水禽獸，都極富靈氣，極有個性，形成了濃艷不失典雅，潑辣不失酣暢；既清秀飄逸，又氣勢磅礴的獨特畫風，給人越品越有味的藝術享受。